





此書
清黃
平吉
印

世系圖





元次山集十卷補遺一卷依宋校本讐勘無謬
是善本也 鮮知道人記

元次山集序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
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
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
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

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
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
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
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
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
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

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
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
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
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
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
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

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
爾矣乎兩廣總戎太保武定
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
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
嗟嗟次山浩然劉大憤世疾
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

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
而刻之俾余叙其說云爾
正德丁丑孟冬十有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

經筵官湛若水書于西樵之煙

霞洞



唐元次山文集自序

贈禮部侍郎元結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
 校舊文作文編納于有司當時叟方年少在顯名迹
 切耻時人諂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填陷穿於
 方正之路推眊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
 於林壑快悵上於亮下力讓於當世是以所為之文可戒可
 勸可安可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
 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少師友中行公公時為國子司業公
 聞之喻叟曰於戲吾常恐直道絕而不虞揚公於子

中子見款
身之可恨元

相續如綫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向群士叟竟辱於上
第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忝戎
旅苟在冠冕觸踐機危以為榮利蓋辭謝不免未能
逃命故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
傷憫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
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歟叟在此州今五
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娛乃次第近作合於舊
編凡二百三首分為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子弟
可傳之於篋篋耳叟命稱則著于自釋云時大曆二
年丁未中也

自釋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在乎
國史世系在乎家謀少習靜于高餘之山在魯縣北
在山中著元子十卷故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起逃
入騎圻之洞在嵩餘山西北始自稱騎圻子著騎圻子
一卷將家漢濱乃自稱浪士漢濱在江州西南九十里
一篇為及有官時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蒙呼為
漫郎言郎者為作尚書郎著及家樊上漫遂顯焉在
昌縣西五里樊上鄰家皆是漁者少者長者戲更曰
家樊上鄰家皆是漁者少者長者戲更曰
聲雙交如曰老農彼謂以聲者為其不相從聽不

相鈞加者漁鈞者胎鯁與孤鱗皆冒大浪力不自制則漁

有畏憚不去者則帶筭箸而畫船器也言無意鈞番

衆共誦之曰帶筭箸而畫船器也言無意鈞番

一也按玉篇廣韻帶筭箸而畫船器也言無意鈞番

禹反又唐書本傳釋文並同此音獨聲齧而揮車加

反聲齧言不相當與齊酒徒得此又相戲曰公之漫

同堪斥棄之車鈞車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筭箸乎又漫浪於人聞得

非聲齧乎公漫久矣可曰漫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

俗不鈞加於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慚

帶乎筭箸吾又安能薄乎著彼作聲叟不羞聲齧於

鄰里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汝醉人之議當以

漫叟為稱直荒浪其情性直誕漫其所為使時人知

無所存有使時人知無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筭箸

全獨保生能學聲齧保宗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

以近文多漫浪之稱故設之以自釋

第一

舊本記謬其間無補樂歌十首 二風詩十首

第二

皇謨三篇 說楚賦三首

第三

詩四十一首

第四

詩二十九首

第五

演興四首 七不如七篇

引極三首
自述三篇

第六

時規一首 頌三首中興頌續添

自箴一首
銘二十九首

第七

序八首 問五首

第八

書五首
論五首 辯二首

第九

議三首
喻一首 記八首

第十

表九首
狀八首

唐元次山文集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編修湛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補樂歌十首 有序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

之傳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

盡無一作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

一作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徃帝歲時薦享則

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

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
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
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
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
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
之功

猗大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大帝兮
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
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玄雲
漠漠兮含映愈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
深遠

聖德至深兮蘊蘊一作齋齋如淵生類媿媿許其兮孰知其然

右九洲一章章四句

五莖顛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顛頊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滔滔根莖五德涵柔兮颯颯舊音容別本房戎切

而生其生如何兮袖袖以周反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章八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嘗能總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一作擊與汝歌舞兮上帝之

風由六合兮英華颯颯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

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底羸羸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汨汨兮順之以先元化

泥泥音尾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

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
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涵濩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
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茫茫
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
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濩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獲然
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濩育聖人生兮天
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濩二章章四句

二風詩 有序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著皇謨三篇二
風詩十篇將欲求于司匭氏以禪天監會有司奏待
制者悉去之於是歸于州里後三歲以多病習靜於
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

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為至仁之詩二章

猗皇至聖兮至惠至仁德施蘊蘊紆文蘊蘊如何不

全不缺莫知所貺猗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瀼瀼

瀼瀼如何不號許果反不抱字與音皆未詳莫知其極

右至仁四韻十二句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涵萬物故為至慈之詩二章

至化之深兮猗猗娒娒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不知

其慈故莫周莫止靜和而止

至化之極兮瀼瀼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知

其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至慈四韻十四句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為至勞之詩三章

至哉勤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王

勤亦何極濟爾九土山川溝洫

至哉儉德不豐不敷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

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
至哉茂功不升不祀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
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湮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為至正之詩
二章

為君之道何以為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讜言則聽
諂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為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為至理之詩一

章

理何為兮系脩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
設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
嗚呼嗚呼人不斯察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戒慎道以逸豫失國故為至荒之詩
一章

國有世謨仁信勤歟王實惜荒終亡此乎焉有力恣
諂惑而不亡其國嗚呼亡王恐為此心敢正亡王永

為世箴

右至荒三韻十二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為至亂之詩二章

嘻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復之難令則可忘

嘻乎亂王王心何思暴淫虐惑無思不為生人冤怨言何極之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毒狂忍無惡不及故為至虐之詩二

章

夫為君上兮慈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昏恣獨樂其身一狗所欲萬方悲哀於斯而喜當云何哉

夫為君上兮兢慎儉約可以保身忍行荒惑虐暴於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右至虐四韻十八句

古有惑王用姦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內外用亂至於崩亡故為至惑之詩二章

賢聖為上兮必儉約戒身鑒察化人所以保福也如何不思荒恣是為上下隔塞人神怨異平放反教惡無

厥不畏顛墜

聖賢為上兮用必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
何反是以為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庶恐
為禍謨

右至惑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盪之餘無惡不為也亂亡之由固
在累積故為至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欲何為乎將蠹枯矣無人救乎蠹
枯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為人君變為人奴為人
君者忘戒此乎

右至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
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先
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
為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為勞王脩之以敬慎
故頌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為理王此
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為荒王
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為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
紂為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為惑王亡之累於

積故閔周赧為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
義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焉可稱極帝王理
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
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義軒之道也久矣誰能
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為規法過於是也吾
子審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元謨

古者純公以惛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
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
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
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頽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
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耻聖故大道
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耻
明故乘道施教脩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
用明而耻殺故泐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

順教此類弊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
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
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
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
兆鍾其下憤凶此類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
真聖之風歿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為嗣耶嚴正之源
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為
戒心之寶

演謨

天子聞之弱反如歷然不嫉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

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類弊以昌
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朴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
惛惛始開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偽然後
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
引喻須信讓以敦護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
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
無訛猗悽反以脂優游尚致平和嗚呼類弊以亡之故
其由中古轉生澆眩轉起邪詐變其嫉嫉驅令嗤嗤
則聞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
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諂諛以

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誼誼
囂囂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悖揮援上式
下式元反恠悵上黃練反轉扇不歇天子感之欵於改然
歎曰噫聖賢孤獨生不駢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
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
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
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
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

制其昏縱行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
未易猗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為主君商較其端夫王
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惠和溶油不可恩會盪曠胡廣
反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
以澆浮溺之淫末其衣服在禦於四時勿加敗弊不
可積以繡綺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
耽不可煎熬珍恠尚惑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
尚素朴不可駢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
力以免隘陋不可殫窮土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
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墻塹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

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橫酷繁聚損人傷農其
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
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窮
黷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校不追以驅不可騁於殺
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
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嬙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宮不
可寵貴妖艷昏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材能察視邪
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
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
危誠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為

明聖逆之為凶虛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
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篆刻
置之座隅

說楚何荒王賦上

梁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
臣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釣翁
相水相置浮宮之所相用眾孤釣之處翁曰臣相水
多矣不能悉說請說相江之流有確盧有瀧其至險
也實迴山如闢去其反壁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雜
崩流激聲空響相答則有崕上崕下綺去綺倫峻束噴瀆觸

沃衝回繁漩上方萬圮崖開谷故衆聲相喧積氣相
昏齋於女切聞深沈出入千里常如凝陰是以魚經
其中皆鬣禿鱗脫眇休也反腮嚙煦忽為淵流瀛瀛
油油蘊淳無聲島嶼若浮則有厭波濤湍險之苦者
必於其間養鱗讓鬣休游施舒如此之處皆曰魚都
君王審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翁早父其思隘
歟乃欲置吾於湘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洞庭
可矣於是命造眾釣於是命造浮宮令眾釣所至淵
無藏龍令浮宮所狀與仙府比同宮有天舩五忽龍
殿當居史端實靈丁郎巫鬼祝女司宮侍何荒王而公

族國卿莫得至焉宮有艦臺揭枝類擬天都薰珍鈿
塗纓佩垂紆金珠玉爐蕭寥清冷必馥芬敷臣何荒
王於此臺上與姪女嫖胡故姝雙歌閑徐娛然自娛
宮有解敦容堂舩巨禁房舩古館舩莫紅廊載戲兒
妓官諧奴內臣官老優倡及翫器不名戲徒弄反舟
維官傍官有聯舩負土以為舩力丁囿囿多天草媚
木淫禽醜獸宮有海舩徒紅之闕仡仡許荒鮮懸
左曰瑞風右曰祥煙宮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玄寒
然後始為鷓城匝官屯備交戰禁御所今羅攢峙
其餘駭鯨之舩魯堂飛龍之舩鳧舩所甲羅官

上下者千里相望浮官可御而眾釣無成臣何荒王
 乃浮浮官于都龍之澹泠出洞庭之南漢音將觀蠻
 師夷父與漁者試眾釣於沅湘會泥反无匪臣何荒王
 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眾猶畜委釣未施
 已滌涸淵狀周袤千里眾中之魚皆觸感鮫駭投跳
 委壘可以薦車臣何荒王輦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
 置魚監拜網尉釣尹司綸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鮫
 肘釣反傍禮鈞鵬騰鶚躍潛深錯捺下蘇合反人得
 惟魚救龍者皆差授官爵寵王聞之喜曰吾國無有
 長流激湍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官

館為拘我之邱山澤鷹犬為勞我之方當誦記所聞
 歸學而主君史証反之盛曰不然頃臣言已或可聽焉
 臣聞浮官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後為浮司不
 為浮茅者族百姓能率為浮家共為浮鄉者復六方男
 子能湍游上下者為王賓女子能淵居移日者為王
 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駢
 舟之曲家見湍上之悲戶聞臨淵之哭時野有歎曰
 嗚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亡家當取
 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浮官眾釣令臣下
 喜愛浮司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楚

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願君王驚懼為心指此為箴

說楚何感王賦中

寵王矚音字驚貌以音然復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

有之甚妖恠也何故不說寵王曰當必為吾說之對

曰臣聞天鄙有山山有玉鼓實有天魏力丁扣之歌

舞聲媚金石韻便宮羽寵王曰生休矣吾將購之君

史証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忘

歟臣請備說其可好乎昔臣何感王用閻嬖之謀肆

極荒淫更經年歲鑿除填深轉餽通千里萬金五譯

臣妄借喻其心然後云獲非靈女撫鼓而天魏不舞

非靈女引和而天魏不歌天魏舞一容化一分形一

祥謔一宛袂臣何感王見之舒舒曳曳若多醇耐而

不知所制天魏歌一化類一主顧一更聲一換氣臣

何感王聽之妖妖懿懿若已耐昏而不知所至天魏

歌舞臣何感王氣如陽春始霽時雨天魏不歌舞臣

何感王心若已喪而頽壞不主嗚呼天魏感人至此

嗚呼天魏媚人至斯加有魏額婢真牲所中輔之

使臣何感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感王之意無所

不為獨言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榮嬖上烏

成以媿媿及靈未算將齧語居將齧魚号將媿與魚將

嬰

烏菘反

可喜美者母姨負抱姑姊引提詣於王宮字

籍王閨然後割楚國廟右為天魏作官分楚國社陽為魏額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奉之心其猶未涵楚國之人已悲咨寃怨日苦其毒其臣何惑王尚熙悵敷娛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証曰大王溺於天魏惑於魏額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命其令且云舞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一聲應魏樂之節數充寡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至於母姨姑姊皆能與之封邑以為世榮令行逾月楚俗皆化女忘蚕織男忘耕稼里開學歌之館鄉築教舞之榭遂使黃鐘大呂生溺惑之聲孤竹空桑起怨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笑大王未覺遂不節損此所謂鑿顛覆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好則妖惡之物所為又恠醜之事義軒之耳必不肯聽堯禹之心必不肯喜臣何惑王悟之於是使嬖臣挾玉鼓與魏樂使閻尹抱天靈魏額鎖以金索繫於石人沈之深淵飛檝而旋

說楚何愾王賦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為浮官魏樂所亡君史曰幾亡楚國有甚於是昔臣何愾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

姦肆佞肆兇肆惡臣何愾王不知如此亡可待矣而
乃嘆曰嗚呼堯實皐帝禹實隸王殷周君長并夫可
方焉有慘然勞苦而為人主焉有隘然九州而列封
諸侯吾必合外荒夷狄海內人民悉奉我為欲世世
臣臣此臣何愾王所云又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
之名號列官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思稽極變化徵
驗惟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戾怠思計所
為度國土之不大料財力之不支乃令人曰吾欲勞
汝人民休汝人民汝人民豈知今悲汝丁壯婦人繼
之童翁分力負載而隨我已老謀我已名師人民聽

我當無二思所舉既甚所資不足乃署官而賈鉅孤
而驚始令國中絕人謗譏贊謀者侯敢諫者族其令
朝行其俗暮改有以逃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諂媚
相與千顏一容野有忠臣負符矯謁偽為齊客給而
証曰臣入君王之封域見君王之風化踟躕路隅不
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鰥寡惻孤
或見凶侈或見驕奢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
已臣何愾王曰然乎謂何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
植姦佞駢生能焯上相焦仁惠冒蓋聰明令巧媚
得口為矛戟令姦凶得心為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

神發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芻於牢圜實恐君王
已暴夫乾枯君王如何不是念乎臣恐楚國化為荒
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憐王於是眇容而慚撫
身而哀仰為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為臣化
心心化身身化化人嗚呼造化之道在制於内外外
之入也有視聽言聞內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
應必有禍福臣何憐王聞之謙居化心諷誦斯言終
身為箴遂罷已成之事寢未成之謀廢所賈之官復
所鬻之孤敢諫者侯賚謀者誅君史言已王客捧酒
為寵王壽起而贊曰君史說楚似欲戒梁敢願君王

示鑒不忘

示鑒不忘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

閔荒詩一首

有序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間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寃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寃怨時主故廣其意採其歌為閔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為長世謀
居常耻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登浮海舟
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俾河淮可支合峯嶁生回溝
封隕下澤中作山防逸流舡艫狀龍鷁若負宮闕浮
荒娛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

不知新都城已為征戰丘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冤愁
四海非天獄何為非天因天因正凶恐為我萬姓讎
人將引天鈿人將持天鏡上所監下所求所欲充其心相與
絕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為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
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有怨氣湧奈何昏王心不覺
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
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惜惜
誰與傳

系樂府十二首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為詩十二

篇為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
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怨甚耶戲音盡
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
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沉湘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
嬰孩寄樹顛就水捕鷓於都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
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
踟躕

龐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我狄鄉
巡迴復悲咤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
聖賢禮讓風何不遍西夏父子恐猜害
君臣敢欺詐所遣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
宮商亂清濁來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
始知中國人耽此亡純朴爾為外方客
何為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
不能變羈愁為愁亦何爾自請說此由
諂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

常聞古君子指以為深羞正方終莫可
江海有滄洲

款乃曲

款音襖乃音
雷棹舟之聲

誰能聽款乃款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
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
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
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為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
能不為酸嘶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麩
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吏踐出門望山澤
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弟得此以

踟躕古塞關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
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
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為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脩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
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恣耽欲
清和存王母潛渡胡故反無亂黷誰正好長生此言甚
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

將論草木患欲說昆蟲苦巡迴宮闕傍其意無由吐
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謠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
自昔保方正顧嘗無妄私順和固鄙分全守貞常規
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為惠恩如可謝占問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為有國遺賢臣萬世為冤悲
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
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膏濡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
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
豈知保終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石宮四詠

石宮春雲白白雲宜蒼苔拂雲踐石徑俗士誰能來
石宮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熙清陰
石宮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霜風幽人愛松竹
石宮冬日暖暖日宜溫泉晨光靜水霧逸者猶安眠
與党評事有序

大理評事党曄好閑自退元子愛之作詩贈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躅身班次中常竊愧耻焉
加以久荒浪愆愚性頗全未知在冠冕不合無拘牽
勤強所不及於人或未然豈忘惠君子怨之識見偏
且欲因我心順為理化先彼云萬物情有願隨所便
愛君得自遂令我空淵禪

與党侍御有序

庚子中元子次山為監察御史党茂宗罷大理評
事次山愛其高尚曾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
殿中茂宗已受監察採茂宗嘗相謂戲之意又作

詩與之

衆坐吾獨歡或問歡為誰高人党茂宗復來官憲司
昔吾順元和與世行自遺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走疲
及吾汙冠冕茂宗方矯時謂吾順讓者乃是干進資
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云吾無心此來復何為
若云吾有羞於此還見嗤誰言萬類心閑之不可窺
吾欲喻茂宗茂宗宜聽之長轅有脩轍馭者令爾馳
山谷安可怨筋力當自悲嗟嗟党茂宗可為識者規

寄源休有序

辛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為尚書郎在荆南府

幕休以曾任湖南火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
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抒神與所懷以寄
之

天下未偃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忝官累
昔常以荒浪不敢學為吏况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
忽然向三歲境外為偏帥時多尚矯詐進退多欺貳
縱有一直方則上似姦智誰為明信者能辨此勞畏

與灤溪鄰里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于灤溪上元二年領荆
南之兵鎮于九江方在軍旅與灤溪鄰里不得如

往時相見遊，又知瀼溪之人日轉窮。因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峰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脩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瀼溪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完。終以瀼濱訟，無之天下論。

喻瀼溪鄉舊遊

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遊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昔賢惡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况曾經逆亂，日馱聞戰爭。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濱，飲啄全此生。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瀼海濱，自棄同芻蕘。往在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敢誦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徇。偶得兇醜降，功勞愧分寸。爾來將四歲，慙耻言可盡。

請取寃者辭為吾忝官引寃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
寃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寃辭何者甚力役遇勞困
寃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寃者祿位安可近
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干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
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
山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峰引望堪忘年
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訓裴雲客

自馱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為事來家樊水陰
甚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不知愚僻意稱得雲客心
雲客方持斧與人正相臨符印隨坐起守位常森森
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開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
長吟未及終不覺為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
不能救時患諷諭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
知公苦陰雪傷彼灾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
林鷲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

何時不發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
皇天復何忍更又恐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
見君問我意只益胸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水凍皆折
懸泉化為冰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
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雲

漫問相里黃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能
公為二千石我為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
相里不相類相友且相異何況天下人而欲同其意
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客何如耕釣翁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尚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
故令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
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
勸汝學全生隨我禽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
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葷
生木燒柴為溫酒羹鱖為作瀹尸甚反客亦愛杯樽
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閑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

與盡還就枕

喻常吾直

為攝官

山澤多飢人間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微歛何時足
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祿
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為速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為辱
歡為辭府主從我遊退谷谷中有寒泉為爾洗塵服

招孟武昌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杯湖
銘指曰為人獸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
干進在武昌不為人獸可遊退谷可泛杯湖故作

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杯湖澄清漪
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堦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
歌石為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
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獸
退谷正可遊杯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
谷中有山獸徃徃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
主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

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
誰能守纓佩日與灾患并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酬賈沔州 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叟又須
為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
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
上將屢顛覆偏師常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
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悞
豈欲皂櫪中爭食麩與蕷

藜糠中可食者下沒反牛
馬食餘草節曰蕷下諫反

去年辭職事所懼貽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
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
以茲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
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
聞君勸我意為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
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為兒童主種藥老溪澗

漫歌八曲 有序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
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
耕者我為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為近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
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為大回
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小回中

叢石橫大江人言是釣臺水石相衝激此中為小回

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來客去客船皆向此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直者伴我耕

叔閑漫叟韋氏甥
直者漫叟長子也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叔靜能鼓撓正者隨弱翁

叔靜漫叟李氏甥
正者漫叟次子也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非酒徒即還

家亦少酣

國

